## [往事如风]

# 父爱如山

阿良

提起父亲,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伤感, 不只是因为从小失去父爱,更由于父亲是 在劳碌中匆忙走过短暂的人生之路。

印象中的父亲,平头、圆脸、皮肤黝 黑,身高勉强一米六,被乡亲们送了个绰 号——"劳碌矮子";一双粗糙的手长满 老茧,说起话来声音如牛吼,由于大字不 识一个,生性直率,说话经常伤人自尊; 喜欢吸旱烟,一根尺把见长的竹烟筒上 别着一个黑乎乎的烟袋,里面装满土制 的金黄色烟丝……

我家祖辈生活清贫,解放前靠租地 主的山地种杂粮和帮富人家打长工度 日。父亲八九岁时,爷爷便带他跋山涉水 到开化、淳安等地去租山种玉米了,长年 累月吃住在山上,风餐露宿,吃的是玉米 糊、薯条以及各种野菜。年景差时,辛辛 苦苦一年干下来,除了交租,挑回家只有 一二百斤玉米。然而,正是这种日子,铸 就了父亲从小就不怕苦难的精神。

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 父亲已经是 生产队里的骨干。因生性本分忠厚,队长 吩咐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斤斤计较,累 活、重活、脏活总是抢着干,有时还"傻" 得十分可怜。

老屋背有一棵百年大枫树, 枝繁叶 茂,由于生长在斜坡上,乡亲们担忧刮大 风时树倒压农房、伤到人,生产队决定要 砍掉这棵大树。然而,全队一百多个社员 望着那棵大树谁也不肯爬上去剔枝丫, 因为大伙认为树大有神,不好冒犯,否则 会惹祸上身。队长把目光移向了老实巴 交的父亲。见此情景,父亲也没多想,搬 来长梯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当了一回 "英雄"。后来,队长破天荒奖励给父亲一 斤酱油、一筒麻沙月饼。那天,父亲格外 兴奋, 当我们姐弟四人分享着他的成果 时,母亲却在一旁狠狠地数落起父亲。父 亲没有理会她,只留下了一句:"集体的 活儿总得有人干吧。"

在生产队里,父亲是社员们公认的 犁、耙能手。那个年代,生产队出工都规 定时间,集中出发,每个劳动力干什么农 活,由队长当场安排好。晚上大伙都会去 记账员家里登记工分,队长则利用这个 时机点评出工生产情况,少数出工又不 出力的人会受到队长的批评和指责,严 重的还会扣分处罚。当然,像父亲这样的 干活能手,一天干下来可以挣到十分,有 时队长还会视工作量另外加几分。

山里的农民淳朴、厚道,干农活争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好胜,互相攀比。或许是这样的民风铸就 了父亲不一般的个性, 甚至连上山打柴 也养成挑剔、古板的习惯。父亲砍柴要选 择光照充足的"阳山面",这里生长的柴 水分少,砍回家晒几天就可以烧。"阴山 面"山上的柴就不一样了,因为日照时间 短、水分重,他一般都不会去砍。要是打 柴去卖,就会选择"阴山面",柴禾有水 分、值钱。不只是选择山面朝向,柴的品 种也要挑选。如:映山红、枫树、山栗…… 这样的柴禾属于南方落叶灌木, 做饭时 好生火。那些如樟树、茶籽树之类的都不

砍柴如此,种菜也一样。父亲料理的 菜园地里,看不到一株杂草,种的四季 豆、黄瓜、白菜等总比别家的好。

要,这样的柴比较难捆扎,背在肩膀上也

是沉沉的。

父亲非常简朴,不喝酒,一件衣服打 满了补丁,还舍不得换下,却与大姐夫、 两个姑父和小舅舅一样抽烟。在那物质 匮乏的年代,乡邻买不起纸烟,为了省钱 大家都抽旱烟,不少农家的自留地里种 起了一块块烟叶。

抽旱烟必须有烟杆。烟杆是采用山 上挖来的材质较好的竹根精心加工,再花 几角钱买一个土陶的烟杆斗,接在一起就 是简易的旱烟杆了,讲究一点的还要装上 一个烟杆嘴。父亲的那根烟杆一尺多长, 沾满油污的黑烟袋子总是用布线掉在烟 杆上,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烟丝。

地里的农活很多,父亲总是每天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上山还是下地, 甚至到门前的小河里去挑水, 那烟杆总 是不离身。也不管有多苦多累,父亲却从 不表现出来,抽旱烟成了他消除疲劳,减 轻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家里,父亲与大姐 夫总是坐在一起抽旱烟,用最传统的悠 闲轻松的方式商量着家务事。记得好多 个年头的正月里,家在下徐村的大姑父 和坝头自然村的小姑父来我家拜年时, 都会带上几包上等烟丝来"孝敬"父亲。

利用出工前和收工后干"私有制", 是父亲勤俭持家的一贯做派,且从不让我 们做子女的干重活,即使他上山砍柴晚 归,两个姐姐去路上帮他分挑一些,往往 也会遭到父亲善意的责备:"小孩子不在 家多写写字, 跑来为我挑什么柴?"朴实的 话语里流露出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天,父亲带我 从三十公里路外的二姐家做客回来。快 走到宋畈时,我在路上捡到八角钱,说不 出有多开心,以为父亲会带我坐汽车回 家了。那时,车费只要几角钱。没想到父 亲却说:"孩子,这钱可以替你交一个学 期的学费,也可以买十多斤盐,咱们节约 点还是走路吧,你走不动时,爸爸背你。" 后来,父子俩硬是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坚 持步行到家。

一九七六年秋的一天,对我们一家 来说是最悲痛的日子,父亲带着劳累,带 着疾病,带着遗憾匆匆地走完了他五十 六年的生命历程。那年,我才十岁。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四十二年 了,但他不畏苦累、勤劳朴实的品格,却 始终激励着我在不同岗位上拼搏进取。

愿他在芙蓉老家的天际里,长眠安息。

## [诗歌长廊]

## 渔家傲•观常山 端午龙舟赛

赵木兰

急鼓声声声外港,人山夹岸龙舟荡,如 箭离弦飞划桨。千层浪,冲波竞渡争先上。

电发炮声震耳响,彩旗飘舞红相向,观 者沸腾潮水涨。惊起望,健儿已夺锦标奖!

## 半夏

李长健

又是一个 撑着莲花寻找春天的女子 风来水波不兴 宛如某月某日 你在月下悄悄走过我的窗前 我实在不解 为何

自那时烛光长明 就有了与天地同辉的趋势 当然,这决不是我臆想的 是春来翩跹彩蝶的心动 是夏后泣雨荷花的深情 是秋尽簌簌落叶的沉寂 及冬时纷飞雪花的纯洁

至于红尘万里 亦如池中倒影的朵朵水莲 是某时某刻某种不期而遇的风景 所以不必深究 她来自何时又来自何地 我只担心 把她安置在一只青花的瓷瓶中 会不会萎谢为 下一个绝望的秋色

### [馨香一瓣]

# 讴歌夏天

徐寄兰

夏是火红的、热烈的、喷发的…… 夏是华盖重重的古樟、山涧里咆哮的 浪花。

夏是长城内外的马蹄箭鸣, 大江南北 的炊烟麦浪。

夏有色,绿荫匝地人欢笑;夏热情,一 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夏有时是静止的, 瞧这绿草如茵的土 地.看那一湖碧水平平;夏有时是灵动的,它 能惊起鸥鹭,能唤醒"知了";夏有时是活泼 的,看那闹在枝头的鸟,笑在草丛中的枭。

夏特别喜欢和动物一起玩耍, 狗群嬉 闹、鸳鸯洗澡、鱼儿翻滚、百鸟鸣叫。

夏很轻盈,荷叶露珠多晶莹; 夏很凝重,千朵万朵压枝低; 夏很潮湿,沾衣已湿梅雨天; 夏很孤独,野渡无人舟自横; 夏也有恨,入夏可恨蚊蚋噬;

夏也有情,瞬间晒燥襟上泪; 夏非常执着,有人说对待工作就是夏 天那般火热和执着。

夏认识许多果蔬,入夏就熟;

夏识得东风,四季东风一季晴,只有夏 东风,燥冲冲。

夏也喜、夏也愁,夏让夜短昼长的思妇 倚西楼;

夏也本分、夏也风流,夏让多枝红杏出 墙头。

夏是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希望,夏把对 工作火热般的情感融进了广袤的土地,所 以才赢得大自然给全人类的芬芳。

# 艾花奶奶

#### 徐浩然

[小说天地]

清晨,菜园子里的一抹绿都待在晨光下。 "艾花,去城里了啊!"金梅扛着锄头 从小轿车旁走过,脚上的雨鞋还带着土 里的新泥。

"诶,我儿子叫我去。你刚刚挖地回 来啊!"艾花说,"是不是种豆子?我种子 都没买。"

两人一半方言一半普通话地搭着, 边上,艾花的儿子正把一袋蔬菜塞进车 后背……艾花奶奶今年七十多了,老伴 前些年去世了,艾花奶奶便以地为伴,天 天在家里那片自留地里忙活。如今那菜 地肥的,一锄头下去挖出个蚯蚓有大拇 指那么粗,那菜叶绿得能滴出油来。然而 今年艾花奶奶的身体却不行了, 五步一 小喘,十步一大喘。虽说身体吃不消了,

但老人家心中硬是要种菜。

艾花奶奶提个大锄头,站在地里,佝 偻着腰,仿佛那锄头要把她举起来似的, 用力一挖,方才挖出个小坑来,一口气就 吊了起来, 艾花奶奶就撑着锄头喘起气 来。一口气下去了, 艾花奶奶又挖了起 来。有时候儿子打电话叫艾花奶奶别做 了,但老人家哪听,表面上搪塞一番,一 放下电话就到菜地里去了。面对"屡教不 改"的艾花奶奶,儿子便打算带她去城里 住。于是就有了早上一幕。

艾花奶奶爱看戏,到了城里,没了 地, 艾花奶奶也只能看戏。家里一台电 视,就给艾花奶奶看戏。看戏的时候,艾 花奶奶就先撑着膝盖,踱到电视前看看 什么戏,然后便躺在椅子上看。但艾花奶 奶听不懂唱词,看不懂戏文,就根据画面 猜测情节。她反反复复地看,看着看着, 她就睡着了,头靠在椅子背上,嘴巴张 着,呼噜打着。

有时候儿子回家了, 艾花奶奶就东 扯西扯, 扯着扯着就讲到当年种地的时 候,她讲割稻谷,她讲种大豆,她讲村子 里建厂把田都收去了, 艾花奶奶一直讲 到咳嗽,讲到儿子叫烦才停。停下来的时 候,艾花奶奶便发愣,那眼神里分明在想 家里那块地,想着想着,就跟看足了戏似 的,眯上了眼,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在儿子家休息了几个月,一个早晨, 艾花奶奶又回到了乡下的家中。艾花奶 奶坐在门口卸下的石磨板上, 眯着眼睛 望着菜园子,喃喃道:"还是家里好。"